

寧雅堂藏書

奧雅堂叢書

經義攷補正卷第五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大興翁方綱

周禮

周官經

史克曰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

按春秋文十八年傳季文子使大史克對公曰先君
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
食民疏言制周禮曰作誓命曰謂制禮之時有此語
爲此誓耳此非周禮之文亦無誓命之書方綱按疏

說非也自是當時制禮有此語載諸方冊故大史据以引之孔氏執今所行世之周官內無此語而謂此非周禮之文泥矣正賴此文知周公有制禮之全書耳近儒顧復初氏以左氏傳引經不及周官儀禮爲疑愚每特舉此條以見春秋傳與周禮相貫通處竹垞是攷於周官經下載入此條善矣而止載其首句何哉豈誤讀傳文以爲次句以下是太史克所申說乎然則此下引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云云自次句以下亦是引述申說者耶此則不可通

者也亟宜全補於此

賈公彥曰周禮後出者以始皇特惡之故也

按此引賈公彥二條宜存弟二條云賈公彥曰按書傳云云至謂之周禮凡六十六字而刪其弟一條周禮後出者云云一百五十九字歸於後賈公彥周禮疏條下

鄭樵條內九州十二境境當作壤

王炎曰漢旣除挾書之律六典始出武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祕府不立於學官 丁杰

曰按賈公彥周禮正義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
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據此
則十論七難林孝存作非武帝作也此所引王炎說
蓋節引正義語而誤方綱按丁進士所引賈公彥語
在賈氏序周禮廢興內而今註疏板本如毛氏汲古
閣本輒不載此序是以竹垞是攷於賈公彥周禮疏
下亦不載之詳具於後條下又按林孝存名碩北海
人漢書及鄭志皆作臨

陳傳良條內司服司裳裳當作常

陳汲條內有後來更有續者更下重有字或者以書爲唐虞稽古爲當作謂

馬端臨條內上下蓋察察焉察察當作弊弊決不至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至下脫如字而賒貸之法則州官泉府明言之州當作周然熙甯諸賢皆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皆當作所

汪克寬曰周禮一書果爲周公作乎漢武嘗謂周禮爲瀆亂不驗之書 丁杰曰按漢書藝文志儒林傳及諸儒所論周禮六官語俱不載武帝此言以賈公

彥周禮正義參之蓋林孝存推武帝意如此非武帝
有是語也此所引汪克寬說誤

何喬新條內至如掌祭之類祭當作察東嘉王次點
東當作永

朱朝瑛條內宋遷而後宋當作東

鄭氏眾周官解詁

後漢書鄭眾賈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
杜氏爲解達解行於世眾解不行然眾所解說近得

其實

竹垞按此禮疏所引范史無之方綱按此條亦在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內引此文云馬融傳曰所謂馬融傳者馬融所撰周官傳也竹垞誤以爲後漢書馬融傳又刪去馬融傳三字而直云後漢書乃以爲范史無之可謂謬矣今應將此後漢書一條并竹垞按語皆刪去詳見後賈公彥周禮疏條內

鄭氏

康成

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案新舊唐志俱作十三卷

周禮音 一卷

新舊唐志皆作三卷

干氏實周官禮注

竹垞按干氏周官禮注陸氏釋文多引之又初學記引干氏注周官籩人之職羞籩之實糗餌粉飧云糗餌者豆未削末而烝之以棗豆之味今餌餽也丁

杰曰按此段語意難曉檢初學記亦不載惟高承事物紀原引干寶注糗餌者或屑而蒸之與棗豆之味同食語與此相似此所引蓋別有本而訛爲初學記者

賈氏公彥周禮疏

自序內不得如此說也說當作記

按賈公彥此序但說官名耳其序周禮廢興一篇方足爲是經攷證之資今板本或有刪去不載者而竹垞是攷反詳此而略彼何也今應將公彥序略曰以下三十一行皆刪去另載公彥序周禮廢興一篇於此

公彥序周禮廢興曰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義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

失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
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也至於孔子更脩而定
之時已不具故儀禮注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
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
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
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
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
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周亡

減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至高堂
生博士傳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
晉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案儒林傳漢興高堂生
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
禮官大夫而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
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
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
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
卽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周禮後出

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攷工記足之時眾儒竝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尙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

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竝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
徒有里人河南綏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
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
焉眾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逵解
行於世眾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眾時
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旣黜殷命還歸
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爲六鄉大夫
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紆千里之地甚謬
焉此比多多吾甚閔之久矣六鄉之人實居四同地

故云絙千里之地者誤矣又六鄉大夫冢宰以下所
非者不著又云多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
十爲武都守郡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尙書詩
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
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案藝文志云成帝
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
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
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
於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略七略之屬歆之

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劉
向子歆攷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者成帝之時
蓋劉向父子竝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脩
者故今文乖理則是也故鄭元序云世祖以來通人
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
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
作周禮解詁又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
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
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多錯